

沙
汀
著

紅 石 灘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7.5

沙
封
著

紅
石
灘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红 石 滩

沙 汀 著

责任编辑：李一安

★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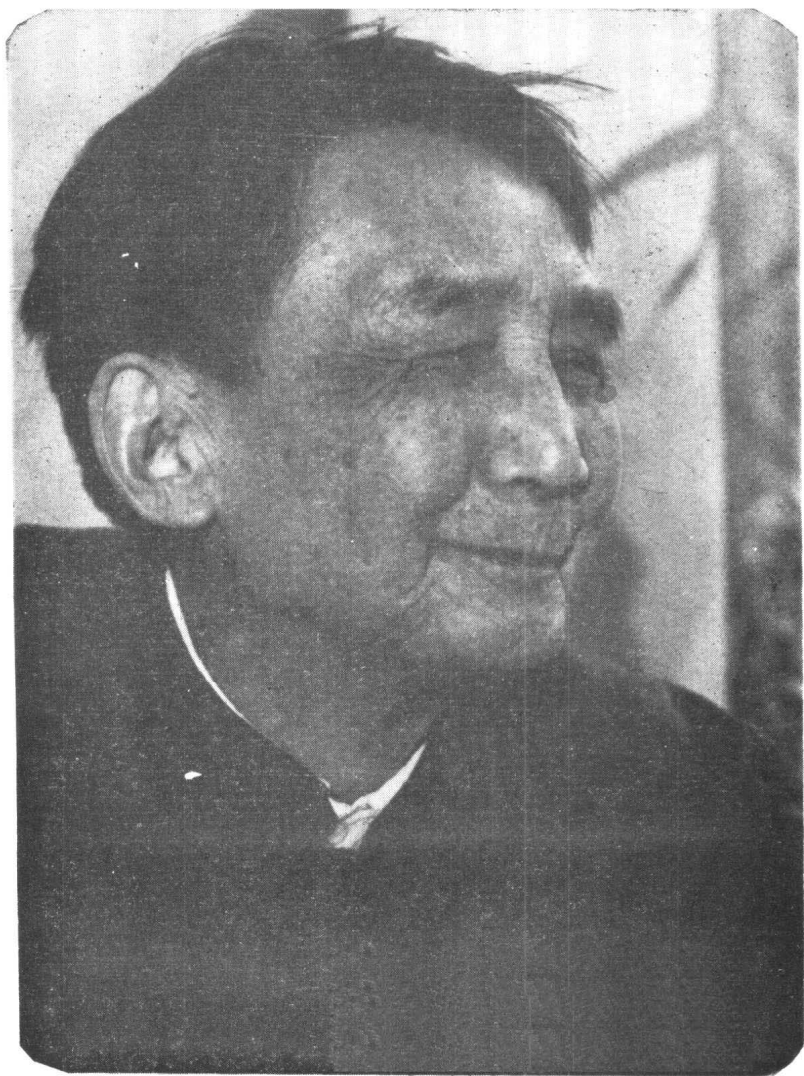
198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8.5 插页：4 字数：118000

印数：1——2350

ISBN7—5404—0211—3/I·156

统一书号：10456·336 定价：(简精)1.80元



沙 汀近照

第一次叫校办稿，作为补充检查是1973年2月
交回稿，还有一份补交稿是7月间，口陈文等原
稿。(第2次补交稿是2月20日交稿时原稿)

1974年11月底或十二月初，去组织处第3次
话第一次是叫于白，第二次是李丁，并同专案组
负责人商定了检查2月12日(12月)与专案组同往某处
某处(在村中)他并教读着，我先就取走了。

1975年6月来了两位专案组同志，要求到该处
检查30年代以来所有的作品，并定出规格，写好
成书，被没收的稿子留下，或呈公于调查与休
息，或呈公于调查，而当时一个专案组的人丁
在，他们管代材料材料送来，但很久没有回来，一
直到九月日又叫我去补交，补交后，被没收
多次，结果由我的系，经改而经于发在，于发存。

沙 汀手迹

《红石滩》题记

沙汀

四十年代，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川西北角安、棉、茂三县交界的两三个场镇的农村度过来的。尽管有过不少匆促转移，但却安然无恙。且一住定就能坐下来写作。

这主要是靠我舅父郑慕周的关系。因为他同这些地区的哥老会、豪绅和当权派都认识，不少人还在处境困难时得到过他的帮助。既然要找这些人掩护自己，首先我就得同这些人周旋，逢年过节赠送礼品，或者代他们写信给我舅父，请他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。

说起来未免叫人不大相信。我曾到过延安和华北敌后，而我被反动派通辑的罪名他们也都知悉：“异党”。“异党”的含意、作为，你能说他们一点不懂？他们有的壮年时期还在红军长征经过邻县时派团队参加过追截！有的当日还是国民党县党部一个区的负责人物，乃

至县委委员。

不仅如此，还有一件事更加会叫有的人不怎么理解。由于《淘金记》中龙哥的原型较少改动，出版不久，当地一些知识分子嘈杂开了，以致引起一位居停主人的疑惧。因而暗地向一位他的亲眷，同时也是我的朋友的中青年教师透露了他的担忧：“他该不会开我的玩笑吧？！”显然自觉从外表到作风，他都有资格成为我笔下反面人物的原型。而那位教师却极力为我进行辩解。

这个辩解，在当日确乎必要。不过，此公若还健在，当他看了我这个中篇的时候，将会从其中一个人物身上发现在某些方面具备有那位豪绅的习性。而他本人如果也还在世，又有好事之徒向他指证，他将会怨怪我忘恩负义，完全没有把他当年对我的照顾放在心上！

我之不惜罗嗦，提起上面一些往事，因为我对这本书里面的人物，除开几位外籍接管人员，太熟悉了。而它正是我根据那几年，主要是川西解放前夕那些场镇上的见闻和社会风习作章本，来进行酝酿和写作的。而且五十年代初期，我就把提纲拟好了。

我之迟到八十年代，于完成《木鱼山》后，这才根据我多年来有时情不自禁零星记的一些人物的对话、社会的动态，以及拟定的章节把它一气写将出来，原因很多。主要是来自文艺思想上一些故障，总感觉这类题材已经过时，不值得写了，要搞创作，就得反映当前的大好形势。

然而，自己一晃就八十出头了！多年以来，又一直浮在上层，搞行政组织工作，而且曾经禁闭在牛棚里隔离反省。“深入生活”吧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病也一年多过一年，勉强到基层去，只能给同志们增添麻烦！……

于是，八四年初，我就决定从自己的实际出发，动手写起来了，力求每章可以独立发表。第一章题为《夜市》，曾经在《现代作家》发表过，自己看了觉得不错。接着又在《人世间》发表了一章。接着，尽管时有耽误，情绪可未中断，终于在八五年写成了。于是请荒煤同志校阅后转给《中国作家》，请其最后裁决。

这个中篇，最初叫《应变》，目的在写一批豪绅，主要是舅甥二人面对伟大解放，红石

摊一般受他们长期剥削、压迫的人民特别是那位菜农，还有他的女婿，一位小学教师和一批青年学生的疑惧。而重点则在刻画这两舅甥之间在共同“应变”的同时却又互相勾心斗角，较为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。

写作中间，情绪一直饱满、愉快。这是我过去所少有的。但是，发表后擲通重看，则作了两处重要增改，一处是烧房老板娘同刘家庆的关系，以及她同丈夫分居的原因，一处是把那位小学教师的作为、讽刺都加强了。

所有的方言俚语，原想都改为普通话的，但又难于割舍，只好一律加上注释。

1987年4月5日

—

近两三个月来，一到晚上，十字口照例比别处热闹。上场下场的街道漆黑，这里却灯火辉煌，成了闹市。

更锣早已经响过了，烧腊摊子、担担面、卖汤元的担儿边都还有不少顾客。刘家烧房门口的长柜台边，聚集的人可说最多，但是认真喝所谓碗碗酒的人只占少数，大多是看热闹的，准确说是摆龙门阵和探听消息：解放军打到哪里了？“老蒋”是否能守住川西？

这是个大题目，而且因为各人的社会地位、经历不同，识见也存在差异，各人的设想和感受就更加复杂了。只有两三个提竹篮叫卖花生、香烟的小贩比较单纯，只顾窜来窜去，

口中念念有词：“你尝两颗看脆不脆嘛！”或者“吸不通不要钱！”

真正前来喝酒的多半是小商贩和力夫，他们经常出门，消息特别灵通。这天夜里，最活跃，也最吸引听众的，是刚从成都为人挑脚回来的二麻哥，尽管他一向短言少语。

这是一个约有五十岁出头的中年人，瘦削精干，中等身材，是所谓筋骨人。他只有少许细碎的麻斑，整个脸型就象红铜的浮雕一样，身穿一件新做的青布紧身，拦腰扎根白布腰带，头上却是青布套头。他是镇上出名的脚夫之一，可以说是信用昭著。

“呵！”他显得惊羡地叫道，“你们没听说解放军开进重庆那天那个劲仗呵，城里鞭炮都卖光了！……”

“是不是公买公卖呢？”一个小商贩担心地问。

“人家有‘三大纪律’管倒在呀！”二麻哥回答说。

“哪‘三大纪律’呢？”另外有人插话问了。

“不止‘三大纪律’，还有‘八项注意’

呵！”二麻哥爽朗地回答说，随又显得歉然地接下去道，“不过我也搞不清楚，听说成都好多电灯杆上都贴得有油印的，只有巴掌大点——可惜我两眼墨黑！”

“这一说，成都已经有他们的人啦？”

“那还消说！”有人从旁边解说道，“你们忘性真大，前两三年重庆、成都学生闹事象是搞到玩的！人家没有伸手那才怪呢，——怎么连这个症候都看不出来啦？……”

这是个中年人，瘦长的，寡骨脸，常去素以纺织出名的邻县购买些家机窄布回来贩卖，所谓扛布捆子的布商。因为他本钱不多，而且早已被金元券把他的生意整个盘算掉了，现在剩下来的只有满腔怨气。

他正想倾筒倒匣地说下去，一个又瘦又小，蓄着一把沙白胡子，穿着整齐的老头，闪着狡诈的眼色，用手拐杵一杵他的腰部：

“闲话少说，”他同时嘀咕道，“快喝酒呵！”

“担心血喷到你身上哇？”小布商马青山丝毫也不知趣地揭穿沙白胡子的暗示，“又不是哪个在造谣呢！”

“哎呀，我跟你说不通！……”

沙白胡子自我解嘲地还了句嘴，接着端起红土酒碗，将剩下的几滴酒灌进喉咙；接着还把把细细地一边看一边吮吸，直到一滴不剩，这才撑身站将起来，走了。

他的表演，使得所有的酒客和听众全都悄声笑了。因为他们全都或深或浅，或多或少了解沙白胡子，从这个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变化，联想到这镇上一些大人物的更加打眼的变化。

沙白胡子叫李聚奎。他是拥有近百担稻谷的粮户，又开着杂货铺，从机织布到针头麻线，他都卖。货源相当丰富，铺面也还堂皇，可是，随着时局的变化，他的铺面却逐渐减色了。从品种减少一直到关门大吉，最近几场，就只在已经关闭的铺面阶沿上，用长凳铺张门板，卖点小杂货了。

大约估计到老家伙走远了，听不见了，二麻哥的话语也更尖刻起来：“你们看杂种那一副样子吧，不是当着这么多人，他会拿舌头把碗舐过！”

这首先引得那个酒店老板娘打起哈哈笑个不停。这也是本镇一位有名人物，矮胖胖的，鹅蛋脸，已经快五十了。她是正房，由于久不

生育，丈夫就借口娶了吴家一个姑娘为妾。而这个小老婆过门不到两年，就生了刘家庆，这一来她的醋劲就更加大了，经常寻事生非，吵架打架，而且提出她要出面经管烧房。丈夫只得立即承认下来。

刘春阶之所以接受她的要求，一则烧房在他全部财产中不算回事，二则可以乐得个清静。实际老板娘也感觉经常吵闹太烦人了，何况她早已安于孤眠独宿，酒瘾也越来越大，且不利于照顾已经破产的娘家。现在，烧房里里外外的具体事正是由兄弟一个人顶起干，她只支撑门面，因而心胸越来越开阔了。

六、七年前，当她老公刘春阶把第三位如夫人接回家，人们采用打趣方式向她道贺的时候，她也打过这样响亮的哈哈，似乎乐不可支：

“我怕他抬十个回来哩！”她大笑道，“我知道他孽钱多！……”

现在，她的笑声未停，二麻哥可又说开头了。

“家伙锥呵！”二麻哥大声道，“我从成都回来，前脚才跨进门，他后脚就跟上来了，打听

得好仔细呀，连一般住家户的日常生活开支都问到了，好象明天就要搬到成都跑滩！”

“他象又想起前些年的情形来了。”老板娘插嘴道，“我们那位也是这样，正在拚命搞硬银元，只等解放军打拢了，就带起他那两个嫩妈出门跑滩！……”

“这一回恐怕靠不住了！”有谁幸灾乐祸地插嘴道，“人家不是连重庆都占啦？！……”

“管它靠得住靠不住，好多人可都在这么样准备呵！”老板娘反驳道，“要不，怎么那样按硬银元？——你听到田才卖几个钱一亩么？——来了！……”

她说“来了”，是答应一位客人的招呼，随即打好一碗酒递过去，同时取回一枚用竹片做的筹码。

“你带起耳朵到成都听听吧，那才会吓你一大跳哩！……”

二麻哥的话匣子一打开，是不容易收住的，这也可以说是他本人近几个月来的一点变化。因此，不等老板娘接下去，他就又说开头了。从一些川西坝大地主用一个老石黄谷卖一亩田讲起，一直扯到安乐寺、正裕花园各种抢

购金银的闹剧。但他忽又一顿，掉过头去望对门面食店嚷叫开了。

“莫忙收摊子呵！先给我来一个双碗吧，——红重！”

“那可得你自己动动步呵！”

“我只要个单碗，多点青尖！”另一个招呼说。

在五六位酒客中，几乎都在向面摊子定货，深恐一下子收了堂，落个空肚子回去睡觉。

那两三个手挽竹篮，兜售瓜子、花生和纸烟的小贩，也都叽叽喳喳起来，表白他们耐不住这深夜的寒冻，真想回去躺在铺盖窝里舒服下。一个身穿破棉短袄的老头，甚至同一位年轻脚夫争吵起来，声气喊得象敲破锣一样。

“你摸我老婆？可惜她早就钻土了！……”

“大家都少说两句吧！”二麻哥劝解道。

“你看怪吧，”青年脚夫解释，“我才说尝一颗脆不脆，他就凶神恶煞地给我这样一挂。就象你是扒手，他满篮子装的金银财宝！”

“你酒还没沾嘴就尝起……”

“算啦！”老板娘开口，“钟大爷哩，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一个体格魁梧，身着破旧冬季军衣，长方型的脸蛋带点调皮捣蛋神气，约有三十上下的青壮年，一下闯到柜台边来了。同时旁若无人的叫道：“来一碗碴！”

他这一来，立刻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。

“啊哟！”好些人冲着他叫道，“彭兴旺哩！……”

“我们那娃呢？！”钟大爷猛地揪住彭兴旺问。

这个孤老头子，从对方想起他的独苗苗儿子来了，完全忘记了两个青年人并非同时抓去当兵的。他的儿子钟万良被抓的日子比彭兴旺要早个三四年。

“这我咋知道呢？我是在太行山……”

“我那娃也跟李家钰住在那一带呀！”

“那就保险没有问题！”彭兴旺回答得很肯定，仿佛即使要他担保他也不会改口，“说不定已经是解放军了。你想嘛，川军都叫中央军东一整编，西一整编，吃掉了！老是把人推上去跟八路军搞磨擦。难道他会比我蠢啦？！……”

接着，就嘿嘿嘿笑起来，随又叹一口气。